

老狐外传

作者：牛力

(一)

“郁闷，郁闷啊！”众生循声望去，又是那个整天无病呻吟的陈秋禾，大家不约而同地“唉”一声，又把脑袋埋了起来。“郁闷”此声轻如落地之叶，闷如煮沸之粥。宗示坤捏紧拳头，猛一转身，大嚷：“别说了，我的神经系统都快被你的那句话摧毁了，郁闷细胞占领我的头脑高地，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落地”。上课铃响了，老狐晃悠悠地摇进了来，如入无人之境，讲得滔滔不绝，口水流下三千尺，一发不可收拾。陈秋禾的语言功底较为扎实，耳朵堵不堵无所谓，倒是宗示坤像喝了水银——腹坠，像吃了活性炭——口燥，刚下课便狂奔WC，猛吐HCL。

陈秋禾和宗示坤都是初中某班的学生，提到此班，不得不说这班的领头雁孙叔文。孙叔文从不妄自菲薄，总自称为一代天娇，哦，sorry，是一代天骄，其思考问题的方式总是那么的另类。老狐布置大堆作业，陈秋禾又感叹曰：“人要倒霉吧，喝口凉水都塞牙。”而孙叔文却说：“初中的夜晚竟还有闲暇的时光，令我出乎意料，这点小菜就着饭吃下去不就得了。”“喂，陈秋禾，午夜出去散步怎样？”“有病。”“没病我不会说这句话的，神经质往往是天才的预兆。”“我吐~”陈秋禾作呼啸状，嘴上足可以挂数十个油瓶。孙叔文毫不在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和孙叔文住一起的是韩太活，说话表意不明，思绪混乱，无头无脑，乱碰乱撞。活跃分子任大华、张闻天也是典型人物，各具特色，模仿能力极强且富于创意。还有肩负重包，眼盯手表，大步流星的神行太保李盛慧。这些人都要在后面展开说说。

(二)

刚学完《曹刿论战》，一部现代版的论战闪亮登场，孙叔文将其杰作展示出来：齐国大将飞虎见鲁国把鼓擂了两通却按兵不动，大跌眼镜。分析有三种可能：No. 1. 齐军中有内奸，以鼓声为暗号；No. 2. 鲁军前有埋伏，欲生擒我等；No. 3. 待我军士气低落之际杀个风卷残云。眼珠刚转了两圈，鲁军袭来，原来已鸣三鼓。飞虎料定鲁军中必有能人，便命士兵且战且退，作撤乱旗靡状。等那位高人站在高处远眺，果不出所料。曹刿悠哉游哉地哼着小曲，手搭凉棚，探头张望。飞虎早已箭在弦上，只听“嗖”的一声，曹刿应声倒地。待会儿呻吟着爬起，鲁庄公勃然大怒，骂道“没用的蠢驴，好在我一眼把你看到底。”曹刿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拔剑自刎。曹刿论战至此终。

孙叔文说关于战争的小说往往把敌方写得没头没脑，以衬托正义方的智慧，不过虚假也应有个度。这时，神行太保李盛慧眨眼间扑面而来，陈述己见：“左丘明胡乱诌个事就能搬上教科书，凭什么他编的文章都能挤出两个成语来，我的经典美文却四处碰壁？凭什么古人的错别字美其名曰‘通假字’，而我写的通假字叫做错别字，越想越糊涂。”糊糊涂涂的他就走远了。陈秋禾又过来接茬，原来他近日无聊搞了个调查，问曰：“拖堂之时你都干了些什么？”孙叔文口若悬河：“刻字篆书，画自画像、听CD、犯困、发呆——”。“等等，我全明白了。”“现在才明白，你出生之前我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应该而又不值得明白的事”。孙叔文头也不回地走了，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三)

近来班上同学都喜欢改编从小说、电视上看到的逸闻趣事。任大华是活跃分子，自然想牛刀小试。一日他寻得好素材，在黑板上写下“笑傲糗糊”四个字，顿时教室里哄堂大笑，唯有孙叔文瞥了一眼不作声。任大华初试成功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又挥笔写道“笑傲糗糊之天皇巨星——脏鞋油（张学友）”。台下顿时掌声四起，宗示坤高呼“高手、天才！”

在良好的形势下，任大华被推为巨星，获得许多荣誉称号。陈秋禾也是个神乎者，自从任大华一炮走红之后，他也从网上下载材料，献给任大华。小任便有了众星捧月之神圣感兼任重道远之使命感。任大华将气氛再度推向高潮，走上讲台来了一段刘德华的《忘情水》：“给我一杯除臭水，换我一次不倒霉，所有铁杆球迷，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除臭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再多美眉，不会闯进世界杯。”歌声未落，台下已笑倒一片。趁此时机，任大华又改编了刘欢的《好汉歌》：“大家来看球呀，足坛球星参北斗呀，踢球之前一碗酒，说输咱就输，你臭我臭全都臭呀，酒里钱里不回头呀，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流倜傥踢九州呀！”笑声冲天，还引来不少外班来客，场面十分热闹。倏然一人拍案而起，“无聊，全都是些废话！别自命不凡，这些垃圾不值一提！”此人正是孙叔文。笑声戛然而止，气氛仿佛被冻结了，任大华一拱手：“愿赐教。”孙叔文上台大笔一挥，只见“小人——真傻娃（任大华）”。全场哑然，任大华挪回座位，呆若木鸡。

(四)

一日任大华睡昏了头，醒来看表，立刻提着书包狂奔下楼，也顾不得交通规则，骑车连闯三个红灯，风尘仆仆地赶往学校，只差两分钟就要迟到了。一声“报告”，老狐瞄了他一眼，把卷子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自己看吧，你总分和孙叔文并列，但比全年级第一差了0.5分，你呀整天揉着惺忪的睡眼，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心思全不在学习上，还尖子生呢？臭尖子生，有什么用！”任大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尖子还有香臭之分？为了半分就这样大动干戈也不嫌浪费时间？任大华意欲顶嘴，但看到孙叔文也闷在桌上，耳根发红，便知暴风雨来了，欲言又止。“看表几点了？”师问。那两分钟早就溜了。任大华因迟到被逐出班门。他看了自己的卷子，“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在阶级社会里”被画了个圈并向前打了个箭头，扣掉一分。在语文书上类似的金句数不胜数，比如“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声？”点评无非是“精当，起强调作用”。任大华眼冒金光，似乎看到了希望，那得了便能反客为主的一分呐~，不禁想起这样的场景：“茴”字有四种写法——，柜台前孔乙己正用手指蘸酒，教店小二认字。小任上前请教错题，孔乙己瞧瞧小任，搔了两下后脑勺，“怪乎哉，对者也，何故否焉？”孔乙己继续说道：“莫非汝师僵化保守，乃文化转型的落伍者乎？”

既然孔老先生都这么说，任大华自认为能讨回公道，便持卷上前询问，老狐两眼一亮继而黯然失色，喉咙里弄出点声响，斥道：“不行！”“为何？”“需要理由吗？”老狐拂袖转身，讪讪离去。任大华苦笑一声，摇了摇头，无奈地回到座位，笑声如石沉大海。

(五)

“下节课要公开教学了，听说顶级专家来听课呢！”不知谁搞到的小道消息，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快嘴宗示坤嗓门尤为突出：“哈哈，又要看老狐演戏了。”这话很有来由，原来几次公开课，老狐听别人经验之谈，在学生身上实行“承包责任制”，郑重规定第一题由科代表张闻天回答，其它问题也分别由所谓的好学生回答，并再三强调：没被指定的学生不准擅自发言，以免答错。

在被木偶式地摆弄一遍又一遍之后，学生都把答案背得滚瓜烂熟。课堂上精彩绝伦的表演博得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老狐被评上了省级优秀教师。而这次没有预演如何上阵，不知老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上课铃响了，十多个气度不凡的人个个夹着听课笔记，神态威严，带着审视的目光坐到教室后排。老狐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照常一声“上课”，而后潇洒地把手一挥，讲起《The Emperor's New Clothes》最后一段。按照惯例，老狐总要让同学们复习一遍新学过的单词。她用搜索的目光在同学们身上扫视，张闻天屁股已离开板凳，准备一触即发。“韩太活”，张闻天落了下来，韩太活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脸迷茫。老狐提问几个单词，得到的是哑口无言，不觉脸刷地泛红。她把话支开，说：“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不要做自欺欺人的皇帝和弄虚作假的骗子，我们要做纯真的小孩，永远说真话。”她摆摆手，高昂地说：“别了，皇帝的新装！”静，教室里静得出奇。两位善于挑剔的评论家情不自禁地发表见解：“这节课虽不大成功，可是它真实！”“恰恰相反，正由于真实，它才显得成功！”

(六)

课后，韩太活被叫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啪”就是一记耳光，“呆货，我一时口误叫错了你，你也不争气。幸亏我结尾谄得比较圆满，足以以假乱真，否则全盘皆输。”韩太活被老狐一桶热水一桶冷水往身上泼，终于刑满释放。刚踏进教室，“阿呆来了！”班上一些同学使劲喝倒彩。霎时九州论坛风起云涌，唇枪舌剑水煮沉浮。韩太活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一发虚，昏厥在座位上。同桌狠拍了他几下，他才苏醒过来。

孙叔文从办公室回来，顺便带来一个噩耗：“下节课考试~”“啊？”众生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惨叫。宗示坤哼的一声：“你要酷的时机又到了。”孙叔文说：“你以为我对考试情有独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考试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便纵有千仇万恨，更与何人说？岂能不思‘考’！”宗示坤叹息一声：“唉，我这个变幻莫测的成绩注定了我忽冷忽热的生活。考试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普遍，让大家以为学习是为了考试。更惨的是考试要记分，记分要排名，无形中给人与人之间划定了一条界线。随着考试的普及，出现了新的名词——考生。这难免让人怀疑，学习是否单单为了考试？上高中要中考，上大学要高考。考试成了我们的必经之路。难道有知识就要有考试？”

张闻天也凑了过来，“前些天搞什么素质教育，还收了不少素质教育费，我们以为应试教育就要结束了，还欢天喜地地感动了好些日子。没想到雷声大雨点小——”“初三求生技之决胜考卷，上次我得了个匪警（110），希望此次越过障碍台（112），到急救中心（120）去。”小任虽然已不是笑傲糗糊巨星，说话仍是那味。

“总之，时代在变，考试不变，看你把它当作垫脚石还是绊脚石。随它去吧！”话音未落，雪花纷飞。凄然也！

(七)

任大华用他的运动表倒计时，下课还有20秒。老狐扶了一下眼镜，毫无表情地叫道：“1号！”“没做。”19秒！诚实。作业没做还那么诚实。任大华心想：没做作业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问题是没做作业的是他！18秒！“3号！”“没做~”怎么只叫单号，小任的学号是29号。交作业是师生间最基本的规矩，老狐更视其为原则。小任擦了擦脑门，不好熬呀。16秒。“5号！”“做了。”啊？竟

然有人做了。没做该多好，有难同当，受到的压力也小点。可现在，唉——。“7号”孙叔文：“没做。”孙叔文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好学生，在老狐心中的分量是能用心掂出来的。不容易啊！这更坚定了小任坦白的决心。14秒。老师瞪了7号一眼：“还好学生呢？”那眼神分明冒着刺骨的寒气，那话语分明燃着灼人的火焰。好学生落入她手中会更惨。13秒！“8号宗示坤！”“做了！”宗示坤其实没做，但迫于压力缴械了，缴出了他曾贴身携带的诚实。8秒。“15号”“做了~”“很好！”15号挑衅地瞟了小任一眼，小任迷茫了。7秒。“20号！”“做了~”小任把头埋入双臂，眼睛死盯着手表。6秒！“25号！”“没做~”快到了，怎么办？小任开始手脚发抖，头冒冷汗。1秒。“28号！”“没做~”“坦白，我决定了。”小任咬了咬牙。下课铃响了。老狐板着脸，拿起讲义就要走了，喃喃自语道：“好班吗？好学生呢？”突然，老狐跨出门的脚陡然缩了回来。小任松弛的心猛地一紧，脖子上冷冷的。“29号！”老狐破天荒地叫了一句。“没做！”小任条件反射般地弹起，不顾后果。老狐呆了，比韩太活还要呆。

(八)

“听写~”这是老狐准备好刑具之后说的第一句话。6个替死鬼上去了。陈秋禾低吟：“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听写的内容报完了。没有人下来，因为他们不想让老狐心脏病复发。老狐可不管这么多，挨个揪了下去。修改之后，老狐抽出教鞭“唰唰唰”打在韩太活身上，“蛋白质（混蛋、白痴、弱智），低能儿！”“对——”韩太活的死对头拉长了腔调。老狐立刻浑身是胆，把教鞭升级成电棍，扬起电棍劈头盖脸而来。当电棍距离韩太活0.01公分时，电棍停住了，老狐问：“你为什么不闪，难道不知道打伤学生要负法律责任的吗？”“当然知道了~”电棍又逼近了0.001公分，“你为什么还不闪？难道你想让我坐牢吗？”“可我还没打定主意往哪边闪。”“咕咚”一声老狐栽倒。醒来之后老狐扶正眼镜，又开始回忆第二个该被揍的人。“想起来了！”老狐打了个响指，开始找电棍。“哈哈”韩太活干笑了三声。“笑一声就可以了，干嘛如此动用肺活量？”“第一我笑你的电棍已经被搞短路了，第二我笑你的教鞭已经被扔出窗外了，第三我笑你的眼镜片已经被取下来踩成渣渣了。”“哈哈”老狐也干笑三声，“这三声都送给你~”，说罢一闪身，身后露出108个保镖。老狐一关门就溜了，门内的暴力行径一直持续到下课。牙牙也拍着巴掌笑到下课，巴掌都拍红了。牙牙又名龅牙，是反韩团伙的总头目和总策划。他与韩太活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原因就是韩太活呆而牙牙烦呆，而牙牙总想挑明其呆而显示自己没有这么呆，并无利益冲突。瞧，学生间的矛盾就是这么无聊而简单。

(九)

“我听写听写~”老狐摇了进来，眼镜片还没来得及装上。“无聊”孙叔文小声叹道。谁知教室里如此安静，竟被老狐听见了。孙叔文愣了，而老狐没有愣。“能把无聊变得有聊才是本事。”话音未落，法西斯势力登台了，叱咄声、痛叫声、讥笑声不绝于耳，老狐手软了，五指一松，教鞭掉了下来。老狐手开始哆嗦，弯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教鞭捡了起来，“看你们把我吓得！”老狐掩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失。老狐累了瘫坐在椅子上，开始提问：“孙叔文，search在英语课本第几册第几页？”“这样的细节，我——”“站着，张闻天！”老狐是位心理专家，通常学生在想什么、会不会她都能看透。“is在字典第几页第几行，有几种释义？”“这样的——”站着，下一位！“hello在这册书中出现了多少次？”可怜的李盛慧“这”字刚出口，就听“站着”。不多会，教室里就她一个人坐着，她又不可能点名让自己站着。老狐拿起教参开始讲解语法，下面人嗡嗡地交头接耳。“坐下！”老狐几乎刚说过这句话就后悔了，因为人墙有消除噪声的作用。老狐在上面讲，下面坐着说。老狐敲了九十九下桌子，下面安静了不到一百秒钟。老狐刚要来个河东狮吼，下课铃响了，迫使她张大的嘴又启动了关闭系统。这节体力课把她耗得精疲力尽，老狐尝试着站起来但中途像中弹的靶子一样倒了下去，没有人搀扶她起来，何况她也没指望谁去扶她。上课铃

响了，老狐勉强倚着墙壁站了起来，晃悠出了教室，她疯狂地摇了摇头，“真拿这群小鬼没办法，唉！”

(十)

李盛慧背负着几倍于体重的书包，由于近视，有频率地机械式地伸头看表，迈开大步行走如风，撞上了陈秋禾，“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是坐火箭来的吧~”陈秋禾说话总是一波三折，令人发指。“受不了~”李盛慧一拐弯，绕过陈秋禾继续疾行如风，不巧又撞到了一人，此人正是老狐！“老……老……”李盛慧十根魂柱折断了九根。“我老吗？”“不老不老。”李盛慧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老不老不都一样呢。”老狐从腋下提出一大捆资料放在地上，震得尘烟四起，“把这捆高中资料带回班去，今天做完明天交！”“高中？我们不是初三吗？”李盛慧惊掉了下巴。“超前教育！”“可是一晚上怎么能搞定？”“强化训练！”“有答案吗？”“你当我是白痴吗？有答案的资料到你们手中和垃圾有区别吗？”“有，垃圾还可以回收利用。”“少废话，跟你们这样的人讲话真是累死我了。”李盛慧执行完任务，在班里掀起了狂飙似的飓风，老狐飞奔到场，一拍惊堂木，“威——武——”，“为了应付这次英语竞赛，把这些资料都尽快给我应付完了，如果应付不完，那么——”众生抬头瞻仰此尊伫立眼前的伟大雕塑，眼神深邃得望不到尽头。老狐从此开始了寒武纪时代（寒冷、尚武、无纪），满口是“既然冬天已经来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不见风雨，怎见彩虹？”把超负荷的信息硬是往即将爆炸的小脑瓜里灌，学生们整日神经元膨胀，如坐针毡，但老狐的节奏太快了，稍不留神听上两句也会使成绩大幅度提升。但众生仍尝着“劲爆”，喝着“脉动”，打着“玩是孩子的天性”的旗号，哭喊着奔走相告：“怎么办？怎么办！”

(十一)

经过一个多月的地狱篇和炼狱篇，莘莘学子们都祈祷能够升入天堂。终于英语竞赛成绩出来了，孙叔文和任大华名列省赛区第二名，张闻天其次名列第三，其余大小名次不计其数。奖金当然都是给老狐的啦，老狐用食指蘸着口水逐张清点，数完了“大团结”，激动过度，把头往墙上撞，但是最重要的是，她忘了墙比头硬，撞完就躺到医院里去了，记者媒体蜂拥而至询问其心得，“我视金钱如粪土，”老狐淡然一笑，功名利禄在一笑间成为过眼云烟，“但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人，我喜欢粪土。”

再说任大华把车子都骑飞了，一路上粗犷地爆笑，放荡地浪叫，“安踏运动鞋——飞一般的感觉！”小任亮出了彩屏手机，狠狠地摆了个 pose，“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作主！”车子歪倒了，小任仍痴痴地笑个没完，把行人都吓了一跳。孙叔文听到喜讯后笑得合不拢嘴，乐得屁颠颠：“我中了，我真的中了！”张闻天上前“噼啪”一记耳光，“你中甚么了？”“中奖了，中彩了！”孙叔文开始哼着自编的扬州小调：“实力问题焉~噢噢~实力问题焉~”起初人们并不适应，可后来被迫习以为常了，每当取得骄人的成绩，总会大吼一嗓子：“实力问题！”获奖者中最正常的就属张闻天了，他曾和陈秋禾筹划开办“飞镖文学社”，但三天后便自动解体了，从此没了风声。

老狐住院一事传到班中，“Hooray，乌拉！”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整个班被闹得沸沸扬扬。“老狐这样子我们还 Hooray，真是铁石心肠。”“是啊，如果我们不把‘忠’、‘义’、‘仁’、‘爱’时刻挂在嘴边，还真把自己当成坏蛋啦~”“啊哈哈哈哈~”

(十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李盛慧一唱，孙叔文也跟着哼，哼来哼去倒是哼出个组织来，美其

名曰：“第四国际”。起初阵容还挺庞大，后来只剩三人，下面隆重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孙叔文、孙叔文父亲的儿子和孙叔文爷爷的孙子。孙叔文逢人就说自己是第四国际的总干事并介绍该组织的成员，末了不忘加一句：“实力问题焉~”李盛慧退出第四国际后加入了H突击队，此队是广大星际爱好者为了共同打星际而自发组织的有组织有纪律有明确纲领的合法团体。自从政治课上学到了公民有结社自由后，H突击队就日趋完善，张闻天德高望重，担任队长，任大华担任总书记和财政部长，李盛慧坚持享有一票否决权，但牙牙坚决不同意。H突击队曾消亡过一段时间，团员交的费用被小任花光了。后来H突击队再度兴起，小任好不容易才保住了财政部长的位子。H突击队的共同理想是每个星期天一打一打星际，最高理想是中考之后大规模魔兽争霸。为了宏伟的理想，他们忍，忍着学，学着忍。

只有韩太活没有加入什么组织，因为没人愿意牺牲一点收留他，韩太活唱道：“在孤独中，让我们荡起双桨。”反正他唱什么歌就是玷污什么歌，以他为圆心，方圆三公里的范围内，无人不拼命往耳朵里塞棉花。就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韩太活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大韩帝国，非要把周围的人强行列入朝廷命官，“王大锤，朕封你为爱妃。”结果韩太活被骂得狗血喷头，抹了一下脸上的唾沫星子，毫不计较。接着韩太活又制定了大韩帝国的国歌国旗国法以及君臣之礼，写完后又自觉地在脸上抹了一把。这样，老狐的班被分割为第四国际、H突击队和大韩帝国，其中H突击队尤为显赫。

(十三)

下节课是老狐的课，而老狐撞墙躺到医院里去了，所以众生倍感 free。任大华问：“一只老鹰在天上飞，你说了一句话，它啪的一声掉了下来，你猜你会说什么？”在一双双迷茫的眼神和一个个荒诞的答案中，小任揭开了连荒诞都算不上的谜底，“喂，老鹰，你的头露出来了！”别人尚未反应过来，小任早已笑倒了，揉肚子，揩眼泪，大幅度地摇摆。

而此时H突击队正准备开一场别开生面的议会，李盛慧用凌波微步遥遥领先，同时不忘盯着刚上紧发条的手表，张闻天带领队员紧随其后，把小任落在教室里。H突击队的队员聚于操场，盘腿而坐，商讨见面礼应如何如何。小任笑了个够，晕晕乎乎转出了教室，“咦？！”一秒钟怀疑，一分钟惊愕，小任惨叫一声，磕磕绊绊地退回教室，一头冷汗，喃喃自语，“老狐竟然回来了，H突击队彻底完了，玩完了哦~”老狐到，哈哈一笑，“怎么？还以为我住院呢？告诉你们，就算我不舒服，也不能让你们舒服！不就考好一次吗？还不是我教法得当，自以为是个个人物，呸！”小任眼镜片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暗中又甩出了一把冷汗。“少几个人上哪去了？嗯？”老狐敏锐的眼光来回搜索，怀疑他们躲在角落里，甚至电风扇上都瞟了一眼。确定他们不在教室之后，老狐一个箭步冲出去，朝操场上一望，瞬即火冒三丈，张闻天正在那演示单刀礼和莲花礼，老狐一声怒吼，H突击队员抱着脑袋窜了上来，剧烈地哆嗦着，整个楼的人都以为地震了。小任唏嘘了半晌，“总算活着回来了。”老狐把H突击队员名单记录下来，任大华被逼供了，H突击队员的命运可就惨喽。

(十四)

“在应试与发展间来回调和，这就像抚琴弄瑟，而老狐是拨动琴弦的人，她弹奏出我们的命运之歌，啊，我不要成为她手下的琴弦，不要啊……”孙叔文踉踉跄跄，自言自语，“荣誉给我带来了什么？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人生的岔路口上，那一回眸，不胜凉风的娇羞~”孙叔文一低头，闷住了，老狐行化如仙，总是在众生抱怨时不期而至。“孙叔文，把这抄在后面黑板上。”孙叔文接过就走，一开抄，叹息声不绝于耳，那场面如同浇了辣椒水的汤，火热火热的。陈秋禾左

指右指，“You：左半边；You：右半边；Me：Copy。”孙叔文个子高，挡了个正着，“你以为你是透明的？”陈秋禾连带了几个鼻音，孙叔文毛骨悚然，跳下来把烫手红薯递给了张闻天：“课代表，交给你了。”张闻天本因H突击队的事生闷气，见了老狐的手稿，分外眼红，接过来撕了个粉碎，揉成一团扔到垃圾桶中，孙叔文傻眼了，陈秋禾也呆了。老狐走了过来见状，疯牛般地暴跳起来，咆哮着，脸上的肌肉不听使唤地抽搐着。“反了，反了，都反了！”老狐把张闻天桌上的H突击队章程撕得四分五裂，把刚拟定的草案也丢在地上，泄愤地跺了几脚，啐了口唾沫，“什么H突击队，比学习还有用吗？垃圾lè sè！”言罢老狐把H突击队员一一揪上来痛扁并没收了队员刚上交的费用。也就是从那堂课起，提问听写的对象总是H突击队员，受训挨打也成了他们分内的事，老狐毫不留情地拳打掌击肘扫脚踢，使其black and blue，而其余同学则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上课简直就成了老狐施展报复行为的一大工具。

(十五)

在老狐的大力封锁下，H突击队土崩瓦解，名存实亡。第四国际也湮没无闻，孙叔文叹曰：“国际组织，国际玩笑乎？哈！我还存在，实力问题焉~”唱毕，孙叔文目光呆滞，双眼聚焦于无限远处。宗示坤总是抓耳挠腮，一如既往地打哈欠、摸脑勺，小日子过得也挺滋润。陈秋禾潜心进行艺术创作，“我是个天生的艺术家。”他对此毫不含糊，偶尔抬头看看老狐和H突击队员作秀，为他们编编台词，写写剧本。韩太活一边唱大韩帝国国歌，一边嘲笑牙牙——一个勇于牺牲的H突击队员。牙牙纵有千般本领，在老狐面前也不得不忍气吞声，他想起了孙叔文说过的一句话：“学生在老师面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老狐很卖力地打牙牙，但牙牙知道老狐的心很疼。下课后牙牙找到韩太活，喊一声：“友谊万岁！”，然后紧紧握住了韩太活的手，好一个分筋错骨手，韩太活也被迫紧紧握着牙牙的手，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同时开始构思下节课怎么嘲笑牙牙使其难堪。上课铃响了，韩太活得救了，牙牙也做好了精神和肉体上双重受虐的准备。韩牙之怨就如此延续下去，使原本枯燥的校园生活平添了几分真趣。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众生奔波于两点一线之间却不知道学到了什么，学校的职能究竟是什么？类似的问题越来越没有答案，即使有也因荒诞不经而直接略过了。

期末考试，老狐的班在十个班中正数第十，老狐一肚子怒气，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教室，一开口，飞进一个纸团，老狐硬咽了下去，再一张口，又一个纸团飞了进去，老狐掏出纸团，“谁干的？”话音未落，老狐的嘴又被堵住了，老狐一点也不惊讶，不知从哪拿出一只口罩戴上了。“张闻天，上来听写！”依旧是H突击队的成员。张闻天没反应，好像没听见老狐在叫他，老狐又喊了一遍，张闻天依然没有反应。“难道你想罢工不成？”“是滴，我是这么想滴。”

(十六)

老狐嘿嘿一笑，把教案平摊在桌子上，“我开始讲课，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睡觉是最好的选择。”老狐自顾自说着，众生甚是纳闷，把准备好的纸团收了起来，屏气凝神，安静得很。陈秋禾低语：“老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孙叔文接道：“老狐一直都很温柔，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表现出来。”下面开始有议论声，声音愈来愈大，由窃窃私语变为大吵大闹，韩太活和牙牙当众打了起来，老狐一动不动，继续咕叽着语法，手边的教鞭也特老实。牙牙用三级野蛮冲撞把韩太活撞倒，见老狐不管，自觉没劲，便住手了。韩太活掸去衣服上的尘土，伏在桌上打起了呼噜，呼噜声飞出窗外，周围的人又唏嘘了好一阵子。下课了，老狐走了，夹着书本悄无声息地走了。

孙叔文见事情闹成这样，不得不管，找张闻天，他正为H突击队写墓志铭以示追悼。孙叔文无权干涉，接着去找任大华。小任在讲笑话，把孙叔文使劲往外推。孙叔文喟然长叹：“燃烧的火焰已

经熄灭，漆黑的灰烬中难寻半点光明，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断没有美的存在，不如让丑恶来开垦，看能造出个什么世界，实力问题焉，噢噢~”“神经病！”李盛慧头也不抬地拨弄着手表。“错，是精神病，谁有精神病院的电话号码啊？应该有很多人要去，很多很多。”“我受够了！”李盛慧戴上手表，大步流星地跨出教室。平台上正在开H突击队的追悼大会，韩太活憨笑着走了过来，“追diao谁呀？”话没说完口水流了一地，牙牙用易筋经打得韩太活恸哭流涕，哭喊着讨饶。孙叔文跳上平台制止，牙牙道：“多管闲事！”又欲用易筋经对付孙叔文，不料孙叔文同是武林中人，一招把牙牙打翻在地。

(十七)

孙叔文针对韩牙问题开了一期主题班会——“愿韩牙友谊地久天长”，韩太活向牙牙表示歉意并请求牙牙的谅解，孙叔文顺水推舟，要求两人握手言和，牙牙跳了起来：“给我十块钱，我可以考虑一下！”“我以班长的名义命令你。”“瞧你这样，又要酷了！”牙牙毫不退让。韩太活真的从兜里掏出十块钱，“钱在这儿，握手言和吧。”牙牙抢了钱往口袋一塞，和韩太活握手，握过就跑到厕所把手洗了十来遍，韩太活却还乐呵呵的。后来不管有人遇到什么困难，韩太活总是竭力帮助。在一个课间，牙牙在走廊上挑起木棒，本无目的地一掌击去，李盛慧一回头，接了个狠的。牙牙见势不妙，走为上计。韩太活扶李盛慧到医院接受了检查。几天后韩太活要转学了，让同学写同学录，牙牙长“唏”了一声，一伸手，“二十块钱！”“又涨价了~”韩太活拍着瘪瘪的口袋，摇了摇头，立刻被牙牙撞到了一边。韩太活走了，牙牙第一个欢呼，也只有他一个人欢呼。孙叔文和韩太活关系不错，很为其打抱不平，便组织了反牙同盟。李盛慧、张闻天、宗示坤由于不满牙牙的列强行径，纷纷加入。孙叔文用铁拐手，李盛慧用排云掌，张闻天用老驴拙别腿，宗示坤用虎咆，把牙牙痛痛快快地教训了一顿，此后牙牙再也没敢当众使用分筋错骨手、三级野蛮冲撞和易筋经，只能闭关修炼，一度进入很虚无的境界，周围全是光。牙牙恨透了孙叔文，成立了一个反孙子联盟，可没人理他，牙牙陷入了被完全孤立的境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最终感情的洪水冲垮了理智的堤坝，复仇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牙牙找准时机，使出浑身解数向孙叔文狠狠打去，孙叔文轻轻一闪，牙牙打到了瓷砖，手腕骨折了。救护车美妙的音乐由远及近，缓缓飘来。

(十八)

H 突击队消亡了，韩太活一走，大韩帝国自然就没了，牙牙躺在病床上齙着龅牙，也没有必要成立反牙同盟了。班级的火药味顿消，老狐悠闲地踱着方步，翻开教参开始不厌其详而又小心翼翼地念着，生怕念错一个字。众生做乐意做的事情，英语书都呆在家里睡大觉，英语作业原来一大堆，现在呢？即使布置了也没人交，即使交了也没人改，干脆不布置了。老狐翻过了教参的最后一页，双手托腮：“干嘛呢？”“睡觉！”宗示坤打了个响亮的哈欠。“Good idea!”老狐打了个响指，“开始吧。”众生无睡意，干瞪着眼。老狐见状，心怀愧疚，便提来了录音机，开始播放舒伯特的《小夜曲》，“没有催眠曲了，用这首将就一下，大家担待点。”言罢便投入梦乡。老狐在想什么呢？众生猜度。陈秋禾画老狐的酣睡像，并做了首宝塔诗，“闷，郁闷，很郁闷，生来不逢时，可怜苦心久矣。”宗示坤看着陈秋禾做诗，不时地挑剔，陈秋禾对于宗示坤的挑剔总是做呼啸状，为了表示相互作用力，还把头使劲向后拗了过去。忽然一封信飞了过来，陈秋禾拆信，来自张闻天，关于“飞镖文学社”的。信内容如下：“‘飞镖文学社’自古没有社长，至今仍无社长，此番怪现象不利于‘飞镖文学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若同意本人当社长，请晕倒；若不同意，请跳楼，最好是自觉的，张闻天拜谢~”看罢，陈秋禾“咕咚”一声栽倒，张闻天拍手称快，“快哉快哉。”

“你说我会不会是 ET（外星人）？”孙叔文用澄澈的双眸瞪着李盛慧。“就你？BT（Bian Tai）还

差不多。”“不就是CS (Change Sex)吗？小case，实力问题~”然后孙叔文猛地昂起头，“宁可安于苦难，也不愿广有金银财富而拥有一颗冷酷的心，这就是矮子鼻儿的故事，啊哈哈~”李盛慧鄙视地看了孙叔文一眼，“老大，你幽默得太过分了~”然后目不转睛地看表，开始了一课一度的倒计时：“10，9，8……”

(十九)

下课铃把老狐惊醒了，老狐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下节课还是英语课。”张闻天提醒道。“哦，怎么会这样~”老狐又伸了个懒腰，离开了教室。下节课老狐没来，张闻天急了，“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张闻天跑去办公室找人，最后连人带枕头一块找来了。老狐坐下来，头往枕头上靠，又睡着了，还呓语着。张闻天倒吸了一口凉气，眩晕！众生齐声呼喊：“老狐——老狐——”喊到第九十九遍，老狐目似瞑，意暇甚，慢悠悠地说：“叫什么呀你们？你们不是讨厌我吗？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这么拘束，嗯？你们又是罢课，又是折腾，现在怎么不闹了？”不知为什么，任大华眼圈红红的，不觉站了起来，“老师，我……”这是小任第一次如此毕恭毕敬地喊老师。“坐下，”老狐声音虽然不高，却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你们中考考成什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睡觉不照样拿工资，熬过一节课是一节课。你们糊弄我，我也糊弄你们，哄来哄去哄的是你们自己~”“老师，给我们上一课吧，我们好空虚，好寂寞~”张闻天紧随小任站了起来。“讲，讲什么呀？我说废话你们能听得进去吗？我对你们缺少了热情，你们把水往火上浇，火能不熄灭吗？这几天你们学到了什么？自己想想！”张闻天和任大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孙叔文：“不该站的都站起来了，该站的还没站起来。”孙叔文承受着灼热的目光，却又想不出站起来应该说什么。“你们把我看成魔鬼，而我又是为了谁？十个班倒数第一，你们还执迷不悟，不思进取。我对你们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不再有任何热情！”老狐摔门而去，众生一颤，心像寒冷冬夜。

(二十)

孙叔文去找老狐，回来之后发呆，表情怪怪的。第二天老狐精神矍铄地走进教室，点头微笑着向众生致意，热烈的掌声持续了三分钟零二十一秒。老狐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正题，从构词法到时态，从句到篇，系统地全面讲解，深度剖析。众生从未如此注意力高度集中，眼中闪射出求知的火花，手“沙沙”地速记，没有一个人做小动作，没有一个人说闲话。课下老狐让张闻天抄写，张闻天双手接过，相当认真地誊抄，其余的学生仔细看题，小任也不再给别人讲笑话了，班里的风气好得让人无法接受，连老狐也狠掐了自己三下，试图回到现实世界，但睁开眼睛，没变，一个飞跃！是的，一个不小的飞跃！老狐急忙冲回办公室，免得让学生看见她幸福的泪花。她尽力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即使木雕石像看到这样的场景也会为之动容，更不用说活生生的人了。老狐转身回到教室，又一次热烈的掌声响起，在老狐的耳畔久久回荡，老狐也倾注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找回了那个朝气蓬勃的老狐。“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上帝很公平，在临考前的几天赐予了师生最佳的状态和最默契的配合，使他们超越了光阴的飞梭，成为与时间赛跑的强者。皇天不负有心人，下一次月考，老狐的班遥遥领先，状元孙叔文又哼起了：“实力问题焉~噢噢~实力问题焉~”，“V”的手势连续做了五十遍。

(二十一)

张闻天光明磊落地成为“飞镖文学社”的社长。陈秋禾任总编辑，并起了个和“Editor”差不多的名字“Edison”。“飞镖文学社”越办越红火，每天收到的信件不下百余封，优秀的作品就投寄

给报社，陈秋禾忙得不亦乐乎。

孙叔文见炉火已烧得通红，就趁热打铁，鼓励众生为中考做最后的冲刺，“中考 is coming，千日的苦只为一朝的甜，苦就要苦出个果子来。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有多少泪要流，在这风雨中，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孙叔文回忆起了第四国际，便号召同学们加入第四国际，“同学们，我们都是无产阶级战士，共产主义是我们亘古不移的追求，国际歌也唱出了我们的现状与目标。组建了第四国际，我们就能笑傲江湖、风云必胜！”投票结果很快出来了，除了牙牙，所有人志愿加入第四国际。孙叔文带领大家唱起了国际歌，慷慨激昂，蔚为壮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思想冲破牢笼！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熊耐儿就一定要实现……”

